

目录

摘 要.....	III
ABSTRACT	V
一、绪论.....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2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3
(四) 技术路线	5
(五) 研究特色	5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7
(一) 国内外研究综述	7
(二) 理论基础	12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16
(一) 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构建.....	16
(二) 研究假设	17
四、研究设计.....	24
(一) 案例地概况	24
(二) 量表测度	27
(三) 问卷设计	29
(四) 预调研	30

(五) 正式调研	32
五、数据分析	34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34
(二) 信度分析	35
(三) 效度分析	36
(四) 假设路径检验	37
(五) 中介效应分析	39
六、结论与启示	41
(一) 研究结论	41
(二) 研究建议	42
(三) 研究启示	45
(四) 研究不足与展望	46
参考文献	48
附录	56
致 谢	59
贵州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60
贵州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60

摘 要

“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完成该要求及目标的重要抓手,有助于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增加社区居民就业机会及劳动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社区参与的现状和效果,对于如何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提高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正面感知,以及构建有效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性研究较为欠缺,对于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机制及各变量之间的运行变化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以山堡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为研究内容构建拓展模型,探究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参与旅游意向等变量之间存在影响关系。社区居民的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都能对其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形成正向作用。主观规范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行为态度、参与意向均有正相关性,知觉行为控制也会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行为态度和意愿产生正面影响。行为态度不仅在主观规范对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在知觉行为控制对居民参与旅游意向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其次,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直接和间接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意向,行为态度在间接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针对上述研究发

现，本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增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一是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居民社会资本，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二是培育居民地方依恋情感，实现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三是培训社区居民主观规范意识，增强其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四是加强培育社区居民的知觉行为控制，大力扶持群众文化活动。五是增强社区居民的行为态度，促进其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研究证明，将社会资本、地方依恋两个变量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拓展模型，在解释社区居民参与意向影响机制方面达到了较好的程度。

由于研究时间和研究能力有限，本研究并未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其他影响因素如旅游增权、社区居民福利等进行探究，对与旅游相关的政策文本未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未来研究可以结合乡村旅游政策文件精神，就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其他相关变量及其观测指标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outlined comprehensive requisites and objectives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eveloping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the above requirements and goals, which is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the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increas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incomes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promoting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Current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ffect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re is a relative lack of strategic research on how to stimulate residents'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on, enhance their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rther in-depth investigation is needed into th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community residents' intention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and the operational patterns and changes among various variables. This study lay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s the foundation, and taking the intention of Shanbao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tourism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It constructs an extended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rural tourism.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re is an influenc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such as subjective norm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behavioral attitude, and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tourism. Subjective norm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behavioral attitud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rural tourism. Subjective norm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behavioral attitude and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behavioral attitude and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behavioral attitude not only serves as a mediator in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norm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but also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residents' intention to engage in tourism. Secondly,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attachment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 community resident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with attitude towards behavior acting as a mediator in the indirect impact.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The first one is to enhance the social capital of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econd is to cultivate local attachment among resident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third is to train community residents' subjective norms awareness and enhance their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rural tourism. The fourth is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vigorously support cultural activities among the masses. The fifth is to enhance the behavioral attitud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This study incorporated two variables into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construct an extended model.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incorporating the variabl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attachment into the extended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chieves a high degree of explanatory power in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influencing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Due to limited research time and ability, the study did not explore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on community residents' intention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such as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welfare. In addition, there was no in-dept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policy texts related to tourism. Future research could combine the spirit of rural tourism policy documents to further explore other relevant variables and their observational indicators affecting community residents' intention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Key Words: Community Residents ; Rural Tourism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mpact Mechanism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1]，并制定了“到 2050 年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要顺利完成上述要求及目标，发展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乡村地区因其独特优美的自然环境、安逸休闲的生活氛围、淳朴热情的乡风民俗、传统的农耕文化资源吸引了众多外来游客。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农民的收入也能有所提高，更有利于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升农村居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是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参与者，其参与态度、参与行为直接关系到乡村旅游产品质量、乡村旅游市场开拓、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对推动当地旅游产业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乡村旅游也能增加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通过参与旅游事务，社区居民的生活观念及消费意识将会有所转变，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会逐步完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及文化品质将会有所提升。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要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培育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相关研究也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经济、心理、文化等因素^{[3][4]}，为理解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社区居民参与的内在动机和心理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特别是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如何具体作用于居民的参与意向^{[5][6]}。此外，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如旅游规划与社区需求之间的矛盾、居民参与机制的不完善等。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和实践促进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梳理变量间的影响关系，推动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旅游发展。首先，将社会资本、地方依恋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进行融合来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的模型，探究社会资本、地方依恋与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之间所存在的组织关系及其运行变化规律。其次，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分析社区居民参与意向的主要影响因素、运行变化规律和不足之处，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以此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意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是：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如何有效增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通过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更为全面和充分的解释。目前相关研究在解释行为意向时，大多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基础模型进行阐释。其他研究结合现实情况，在原有变量中增加外生变量对个体行为意向进行深入探究。实证结果表明，对计划行为理论基础模型进行拓展后，更能够分析和解释行为意向的形成过程。因此，本研究结合案例地实际，将社会资本、地方依恋与计划行为理论进行融合，即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模型中增加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两个变量，旨在深入探究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因素及其运行机制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本研究还拓展了研究视角，将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这两个变量融入计划行为理论基础模型，探究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合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拓展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意向的研究视角，为今后研究相关变量间的影响关系提供参考借鉴。

（2）实践意义

要促进新时期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至关重要。社区居民本质上具有多元身份特征，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行为主体，又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其乡村旅游参与意向对促进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首先，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可以促进居民自身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场所，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的旅游产业。当地的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参与旅游开发、经营、管理等活动方式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因此，乡村旅游可以促进社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响应和推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其次，能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会资本变量和地方依恋变量充分考虑了文化、制度、社会等因素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至关重要。本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相应政策，以激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行为提供咨询参考。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交待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还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等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综述对国内外关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整理，从内部因素及社会资本、地方依恋等外部因素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进行分析和总结。介绍了计划行为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和相关研究。

第三部分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本研究将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这两个变量融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结构模型。结合社会资本、地方依恋与计划行为理论中涉及的各变量（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参与意向）间的关系提出相应假设。

第四部为研究设计。该阶段主要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进行问卷设计，通过预调研样本数据分析，对问卷指标进行修正，以确保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之后进行正式调研，收集有效数据样本，进行人口统计学分析。

第五部分为数据分析。运用 SPSS 和 AMOS 分析软件，对正式调研的有效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信效度分析，检测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然后进行路径假设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通过检验结果，找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

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通过对实证研究数据进行分析 and 归纳，得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及影响机制的研究结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对提升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实现乡村旅游地在生态、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策略。最后，总结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下一步展望。

2. 研究方法

本文融合旅游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拟采取以下研究方法开展研究。

文献研究法：通过中国知网（CNKI）、万方等中文数据库搜索国内学者关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资本、地方依恋等方面的文献。通过 Springer、Elsevier Science Direct、SAGE 等外文数据库查阅相关文献，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为文献综述、理论基础、研究模型等提供文献参考资料。

问卷调查法：首先在案例地开展较小范围的预调研，以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值均达到理想状态，之后再案例地对山堡社区居民进行正式调研。问卷分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和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意向影响机制的测量指标。通过测量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地方依恋、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参与意向等，了解所存在的问题及居民的相关诉求，为下一步的分析提供数据参考。

统计分析法：本研究根据研究模型及研究需要确定研究假设，参考相关成熟量表和案例地实际情况设计题项，借助 SPSS25.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信度分析，AMOS24.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上，具体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测和拟合优度检测。路径假设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中介效应采用 Bootstrap 抽样分析方法进行检验。

（四）技术路线

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明确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接着，采用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等方法收集数据，进行量表测度和实证分析。然后，根据测量模型分析和结构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与展望。整个研究过程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具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和科学性。本研究技术路线如下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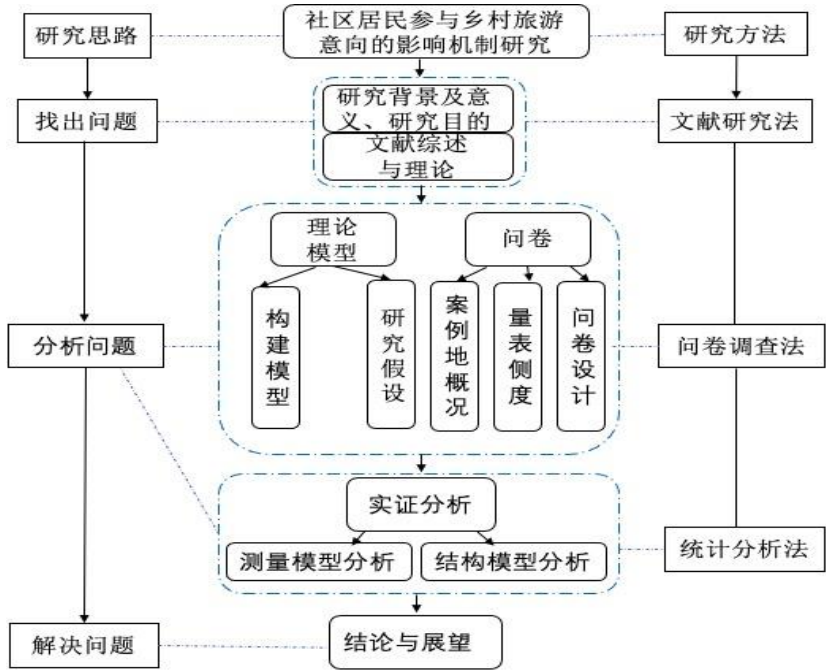


图 1-1 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研究技术路线图

（五）研究特色

1. 研究内容特色之处

近年来，学界有关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更多关注居民感知问题，从经济视角考察居民的个人既得利益，而对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与地方的情感等因素重视程度不足。本研究在内容上不仅关注居民的经济利益，更注重社区居民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改善

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规范社区规章制度等方面建言献策，破解乡村发展产业结构不均，资源闲置浪费等难题，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2. 研究理论特色之处

本研究通过将外生变量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根据相关变量及其所涉及的维度，结合研究案例地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参与意向，以及包含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包含地方依赖与认同在内的地方依恋等因素探索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建议。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行为的决策大多是基于理性判断，鉴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本身还不够完善，在具体特定情境下的个体行为决策研究还需引入其他特定因素加以解释，个体行为决策的过程是多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社会资本是驱动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重要预测变量，地方依恋作为社区居民与生长地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人地情感因素，是一种较为稳定、较为持久的情感变量。本研究将社会资本与地方依恋两个变量共同纳入计划行为理论基础模型，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在破解理论局限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3. 解决路径特色之处

关于居民参与意向的研究，已有文献大多基于数据开展定量分析，或者面向案例进行定性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探究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研究在分析方法上的缺陷。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假设路径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究居民参与意向的内部组织关系及其运行规律，为乡村旅游及文化振兴提供咨询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1. 社区居民参与相关研究

国外社区居民参与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参与与环境治理。涉及乡村居民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及其意愿选择，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责任感对于促进社区参与的影响，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混合方法来分析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7][8]}。二是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聚焦于乡村旅游对人际信任和居民参与的影响，以及通过旅游减贫的社区参与路径，基于人际关系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来探讨旅游服务中的人际信任，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和 PLS 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研究^{[9][10]}。三是健康促进与工作场所参与。研究企业员工在工作场所健康参与促进方面的城乡差异，以及社区居民对健康优化筛查的偏好。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探讨居民偏好对优化筛查策略的重要性^{[11][12]}。结果表明，社区居民的参与意向和行为受到社会网络、责任感、旅游发展、健康促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采用了多种定量和定性方法，以及不同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参与度及其影响。

国内社区居民参与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在社区居民参与中的角色问题。蓝宇蕴、谢利发指出，社区资源的发掘对于破解居民参与的困境至关重要。资源的多样性及其可访问性直接影响居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13]。张冉、王利君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的研究中强调了社会资本的作用^[14]。王若溪、李俊清探讨了在民族地区推动社会资本的积累如何提升社区参与度^[15]。二是社区参与的形式和范围随着时间、技术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形态经历了显著的变迁^[16]。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的发展，新的参与方式正在涌现，要求对传统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重新评估和创新。三是有效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对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至关重要。王诗宗、罗凤鹏指出，基层政策执行与社会治理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动员来推动居民更积极地介入社区事务^[17]。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深化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尤其是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 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相关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发达国家中，乡村旅游被视为一种关键的手段来转变乡村的经济布局并摆脱其衰退的困境。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经济动机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社区居民的参与动机从纯粹的经济收益向多元化转变，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18]。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研究逐渐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态度、动机及方式等。Liza 研究了在开发游客信息中心过程中的居民态度及参与内容，发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态度、特征和方式为乡村旅游规划和管理提供了一定参考^[19]。Sheldon 等就美国夏威夷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进行了测评，发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重视社区参与态度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20]。Dallen J. Timothy 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方式进行探究，认为在乡村旅游事务中，只有当地居民充分参与、沟通和协调，才能有效解决旅游规划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21]。

国内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关系。社区居民的参与不仅能够提升旅游者的体验质量，而且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居民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自身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旅游的市场开拓及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22]。二是乡村振兴与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有研究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揭示了民族村寨在振兴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同时提出了通过旅游发展促进居民增收和经济增长的模式。其中，如何平衡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如何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等是关键问题^{[23][24]}。三是社区居民感知、态度和行为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社区参与、旅游感知收益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生活满意度、社区依恋等因素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25][26]}。

综上，现有研究关注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角色和影响，以及如何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旅游发展实现经济提升。同时还注意到了社区居民感知

和态度对旅游发展成效的重要影响。但对于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提高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正面感知,以及如何构建有效的机制以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不足。

3. 社会资本、地方依恋与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相关研究

关于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从内部因素来看,年龄、居住时长、文化水平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意向。如 GursoyD 认为,居民因为年龄、居住时间、文化水平等自身因素不同,对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解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影响其参与意向^[27]。Petrzelka,P., Krannich,R.S.认为性别因素也会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男性和女性参与乡村旅游的态度具有相似性。当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积极性较差时,该社区乡村旅游开发水平普遍较低^[28]。任亚新在研究南京市村改居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时,发现居民的居住时长和对社区的归属感是限制村改居社区在过渡阶段居民参与水平的主要因素。社区可以通过提高信任和规范水平来帮助居民扩大社交网络、增强参与主体意识,并在提升归属感的基础上加强参与行为^[29]。在外部因素方面,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会影响其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Bourdieu 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种结构性资源,它由特定群体成员共同所有并为其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包括社会网络群体实际拥有的和潜在可能拥有的资源总和。处于不同位置的人通过这种结构资源所获取的利益也有所不同^[30]。Duk-Byeong Park 认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由其社会资本决定^[31]。MeijerM SyssnerJ 认为社会信任和个人信任能够推动公民更多地参与到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中^[32]。Coleman 提出个人的社会资本,要从社会团体、网络摄取和社会网络三个方面来测量^[33]。Putman 将社会资本认为是个体或群体间存在的网络、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行为,这些因素能够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34]。吴光芸等认为社会资本是居民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所建立的相互信任和互惠关系,而社会声誉则是这种社会资本的一种具体表现^[35]。在乡村旅游背景下,社会资本体现为社区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联系能够增强居民对旅游活动的积极态度。

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旅游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社会资本与

乡村旅游意向研究。社会资本在乡村旅游意向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陈彦等认为关系信任与共同愿景能够通过降低心理距离提高城市居民的乡村旅游意向^[36]。周玲强和周波强调了社会资本在促进知识转移和提升居民旅游支持态度方面的作用^[37]。这些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增强有助于提升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积极态度和参与意愿。二是地方资本与乡村旅游发展。周坤提出了地方资本这一新概念，并探讨了其在乡村旅游场域中的构成与特征。地方资本作为社区普通居民的承载主体，与游客消费资本的对接，成为乡村旅游场域存在的基础^[38]。这一概念的提出，为理解乡村旅游中的社区参与和获益提供了新的视角。三是居民经营决策与乡村旅游。卢冲 等的研究从“资本-策略”视角出发，分析了藏区农牧户乡村旅游经营的参与决策和经营方式选择。研究发现，农牧户的参与意愿强烈，但实际参与度不高，且经营方式单一^[39]。这表明需要更多关注如何提高农牧户的参与度和经营层次。袁方成在探讨社区居民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时指出，只有通过重塑社区的社会资本结构，构建居民间的交流平台，并增强居民在社区中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才能真正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从而使他们更加自觉和自主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40]。项军致力于将建立信任、增强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凝聚力、互动作为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41]。尽管现有文献对社会资本与乡村旅游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在提出政策建议和实践策略方面尚显不足，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和实践来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经营层次。对于社区内部动态和组织结构的分析不足，社区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动态可能对居民的参与意愿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现有文献对此的探讨不够深入。

此外，地方依恋也被认为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重要因素。地方依恋是指个体对某一地方产生的深厚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会影响旅游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影响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该理论最初是被用作考察人与某个地方之间所存在的情感联系，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探究旅游地理学领域人地关系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Williams 等^[42]将地方依恋分为两大部分：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地方依赖体现了个体对地方功能的深度依赖，地方认同指的是个体对于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地方依恋可以被看作是个体基于对当地环境及资源认知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对该地区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等方面的主观评价。地方认同是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依附关系，它是个人或群体以地域为中介，在情

感层次上将自身视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地方依恋的表现形式有地方性认知、情感表达和社会关系网三种形式^[43]。Scannell 等构建了一个由过程、地方和人物三个方面组成的地方依恋结构框架。其中,地方认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到研究范围中,但它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其他三个因素一起作用于人的行为选择^[44]。Kyle 等提出了一个包含地方认同、地方依赖、情感依恋以及社会联系的四维度地方依恋框架^[45]。Hammitt 等指出熟悉感、归属感、认同感、依赖感觉以及根深蒂固感共同构成的“地方依恋”框架,并且这种依恋呈现出金字塔形状的强度和特点^[46]。Smith 对那些迁移到城市核心地带的墨西哥居民的地方性依恋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种依恋模式主要受到文化背景、各种文化层次和当地情感的影响^[47]。Moser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地方依恋程度与社区居民间的邻里关系的紧密度呈正相关关系^[48]。这些结论表明一个地区人们对于其生活环境和社会特征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会将自己所在的地区视为“归属”或“自我认同”的场所。Gu H Ryan C 等研究表明,居住年限、不文明的行为习惯、政府的决策方式以及旅游业的就业机会等多个因素,都可能对居民的地方依恋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49]。Buta 等在研究社区依恋和社区居民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的关系中,以地方依恋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社区依恋与环境保护参与行为的关系模型^[50]。

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认知与怀旧情感。王屏 等认为,环境认知对乡村寄宿避暑度假者忠诚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怀旧情感则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51]。这表明环境的认知评价和文化背景是形成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二是社区参与度与政府信任。贾衍菊 等指出,居民对政府的旅游发展支持度受其对政府的信任度所影响,其中地方依恋扮演着调节角色^[52]。这说明社区参与感和政府信任在促进旅游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乡村旅游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蔡溢 等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村寨中旅游振兴背景下居民地方依恋的差异性^[53]。殷红卫认为文化背景差异显著影响旅游者的地方依恋,为管理者提供了针对不同文化旅游者的偏好的理论参考^[54]。上述文献为我们理解乡村旅游中的地方依恋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怀旧情感、社区参与等心理社会因素,但对于这些因素如何具体影响旅游决策和行为模式的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4. 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都认同社区居民参与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社区居民参与对于旅游规划和管理贡献，强调个人特征、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对于社区居民参与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了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内部因素（如年龄、居住时长、文化水平等）和外部因素（如社会资本、地方依恋等）。现有研究涉及了多种理论框架，如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地方依恋理论等，这些理论为理解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已有研究阐述了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居民的旅游参与方式和程度。地方依恋作为另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也被提及，体现了居民与其生活环境和社会特征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影响了居民的行为意向。国外研究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应用上更为深入，而国内研究更侧重于实证分析和具体案例的应用，多数停留在描述性和案例分析阶段，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多数研究关注社区参与的现状和效果，对于如何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提高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正面感知，以及构建有效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性研究较为欠缺。对于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机制及各变量之间的运行变化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研究认为，新时期的乡村旅游研究应在国家乡村振兴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充分认识其重要战略价值和意义。乡村旅游的发展，核心要义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乡村经济振兴、乡村社会文化振兴，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等可以通过提升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等方式来实现。因此，乡村旅游的发展应首先关注社区居民与乡村社会的共同发展，分析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内部组织关系，以及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机制的运行变化规律，鼓励社区居民积极投身乡村旅游发展建设，实现共同富裕。

（二）理论基础

1. 计划行为理论

Fishbein 和 Ajzen 于 1975 年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其核心要素是行为意向, 指个体执行特定行为的倾向性, 行为意向是实际行为发生的前置变量^[55]。同时, 行为意向又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种行为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主观规范涉及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指一个人对执行或不执行某种行为的社会压力知觉, 这种压力来自于对重要他人如家人、朋友等认为他是否应该执行某特定行为的知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Ajzen 发现, 过去行为的经验会形成个人对行为的控制且难以察觉, 进而会影响自身的选择意向与行为, 人的行为并不总是出于自愿, 而是处在一定的控制之下, 故而增加知觉行为控制变量来反映过去行为经验对选择意向与行为的影响。因此, 为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Ajzen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简称TPB) ^[56]。该理论认为, 个体的行为意向是由其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决定的 (图2-1)。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成功执行某项行为的信心水平。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形成预期行为意向, 进而影响实际行为的发生。与理性行为理论类似, 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要素也是个体执行某种行为的意向, 即人们为了执行某种行为而愿意尝试的困难程度以及计划运用的努力程度。根据理性行为理论, 执行行为的意向越强, 就越可能表现出某种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则进一步指出, 只有当行为是在意愿控制之下, 即如果个体可以随意决定执行或不执行某种行为时, 行为意向才能转化为实际行为。这样, 当一个人对完成某种行为有正面的评价, 他认为重要他人同意这项行为, 并且他也感知到行为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就会有强烈的行为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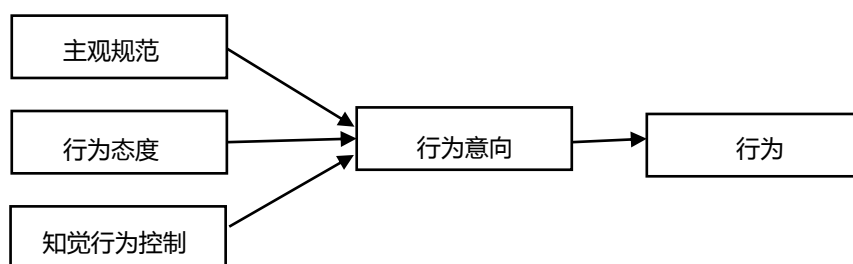


图2-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经过逐步完善后被应用到诸多领域, 如健康传播、营销学、管理学、临床医药学、旅游学等来预测和理解人们的行为模式^{[57][58]}。如Abel Duarte

等研究发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英国遗产建筑游客的参观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59]。姚艳虹、罗焱通过构建计划行为理论动态模型,探讨旅游者对目的地选择的心理动机及行为特征^[60]。郭倩倩等在探索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中,提出了如何提升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积极的管理建议^[61]。尽管计划行为理论能够对大部分行为进行解释,但是在用于探究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时仍旧存在不完全的地方。即除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外,还有其他因素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产生影响。如Bo Meng等增加环境关注因子和真实感知两个变量对慢旅游游客的行为意向进行考察,结果表明真实感知显著促进慢旅游游客参与意愿的形成,而环境关注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不显著^[62]。Eleanor Clark等增加环境认同和道德规范两个变量,结果发现积极的自然体验、环境认同和道德规范对于理解游客参与可持续环境行为的意图非常重要^[63]。

综上所述,计划行为理论是一个国内外应用较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国内外研究的共性在于都认可其基础模型三个核心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不同之处在于国外研究更侧重于模型拓展和理论融合,如加入环境关注因子、真实感知等新变量。国内研究则集中于将TPB应用于具体领域并验证其适用性,如旅游、健康传播等,且着重于实际管理建议的提升。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原有变量进行修订完善并对个体行为意向进行深入探究很有必要。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作为影响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两个外在重要因素,分别强调支持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具备的资源条件及情感联系,对社区居民的参与意向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将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两个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拓展模型,考察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问题。

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 (1962)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演变成成为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其理论基石是源于美国学者Edith Brown Weiss所阐述的代际公平理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其《我们共同的

未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在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同时，也不会妨碍未来几代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被视为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之后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被正式纳入了国际社会的讨论日程^[64]。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被引入到国内，强调经济增长不仅要确保长期的稳定性，还需要充分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并确保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首先，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至关重要。乡村旅游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等^[65]。其次，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要求。为了确保乡村旅游能够长期为乡村带来积极影响，必须采取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包括保持乡村文化的纯真性及独特性，实现生态平衡、文化平衡、经济平衡等^{[66][67]}。第三，面对的挑战与提出的策略。虽然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如统筹规划不足、产品同质化、专业人才缺乏等。为此，有研究提出了多种策略和建议，如加强政府扶持、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升级、创新营销等。综上，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发展的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要秉持代际公平的原则进行资源开发，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该理论主张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生态平衡以保障社会公平。因此，其基本属性是追求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从可持续发展观的视角来看，一个地区的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经济收益与社会福利应该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三、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一）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构建

计划行为理论是理性判断的个体行为决策,即个体在确定实施某一行为前需权衡利益得失。Ajzen 认为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还不够完善,在具体特定情境下的个体行为决策研究需引入其他特定因素加以解释^[56]。换言之,个体行为决策的过程不仅基于理性驱动,而且还是多因素共同驱动的。一方面,乡村居民是否参与和支持旅游,除了通过权衡利益和成本得失来确定行为决策外,还会受社会资本的影响,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信任程度、人际沟通和谐与否,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可见,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是驱动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这个因变量的重要预测变量。另一方面,有关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支持度影响因素的探讨上,有学者从传统的理性动机分析转到情感驱动分析^[68]。地方依恋作为社区居民与生长地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人地情感因素,是一种较为稳定、较为持久的情感变量。当个体对旅游地有较高度度的依恋时,就会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意愿^[69]。

在乡村旅游背景下,社区居民的参与意向可以被视为一种行为意向,其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56]。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社会网络、信任、互惠规范以及社会参与的价值,可以增强个体之间的联系,促进资源共享和合作,从而提高社区的整体福祉和发展能力。在乡村旅游的情境中,社会资本的可以增加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提高他们对旅游项目的共同参与度,进而增强参与意向^[70]。地方依恋是个体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能够激发个体对地方的保护和促进愿望^[71]。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能够增强他们对乡村旅游活动的积极态度,因为他们可能希望保护和展示他们所依恋的地方^[72]。将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融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拓展模型,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的加入,旨在全面地解释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形成机制。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合作意愿,而地方依恋则能够提高居民对旅游活动的个人投入和情感参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积极态度,增强主观规范的感知以及提升知觉行为控制,最终促进参与意向的形成。从学理角度来看,拓展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对

现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和理论的延伸。计划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的融入则为模型增添了新的维度。这种融合不仅考虑了个体心理因素，还考虑了社会结构和情感因素，使模型能更全面地解释和预测社区居民的行为意向。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的加入，有助于实现旅游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它们能够促进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对地方资源的保护。

综上，将社会资本和地方依恋与计划行为理论进行融合构建的拓展模型在理论上具有坚实的基础，在实践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此，本研究将社会资本与地方依恋两个自变量共同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

（二）研究假设

1. 主观规范、参与意向与行为态度

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一个人的行为意向主要受到其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的影响。行为意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决策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主观规范涉及个体对周围人或群体期望他们执行或避免某一行为的感知^[56]。在乡村旅游背景下，如果社区居民感觉到他们的家庭、朋友、邻居或社区领导期望他们参与旅游活动，这将增加他们的参与意向。从理论角度来看，主观规范反映了社会压力和对一致性的需求。人们通常希望与他们所在的社会群体保持一致，以获得认可和避免社会排斥。社区内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可以形成一种内在的期望系统，从而影响居民的行为和决策。因此，当社区居民感知到强烈的社会期望支持乡村旅游时，他们可能会出于对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需求而形成积极的参与意向。从逻辑上看，社区居民的主观规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其参与意向。首先，社区领导和有影响力的成员的期望可以作为行为的示范，引导其他居民模仿和遵循。其次，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可以加强共同的期望和规范，从而形成集体行为模式。此外，社区内的教育和宣传活动可以提高居民对乡村旅游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对社区期望的感知^[73]。主观规范通过反映社会期望和一致性需求，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产生积极影响。社区文

化、传统、价值观以及社区成员间的互动共同塑造了居民的主观规范，进而促进了他们对乡村旅游的参与意向。

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存在复杂互动关系^[74]。在乡村旅游背景下，社区居民的行为态度深受社区文化、传统以及社区成员间的互动和期望所影响。当社区居民认为社区领导、家庭成员、朋友或其他重要他人支持并期望他们参与乡村旅游时，他们更可能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这种积极态度可能源自对社区发展、文化传承、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的认同。如果社区领导积极推广乡村旅游，并强调其对社区经济和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居民可能会内化这些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对旅游活动的积极看法。居民会因为希望获得社区的认可、避免社会排斥或为了维护社区的和谐而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符合社区的期望。这种社会影响的力量在紧密联系的社区中尤为显著，居民的身份和自我概念与社区紧密相连。相关研究也支持了主观规范对行为态度的影响，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受到其对社区其他成员意见的重视程度的影响^[75]。因此，为了提高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参与度，政策制定者和旅游规划者需要考虑和利用社区的主观规范，通过社区参与和沟通来塑造积极的行为态度。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区居民主观规范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H1a：社区居民主观规范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行为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2. 行为态度与参与意向

在乡村旅游的情境中，社区居民的行为态度是指他们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总体评价，包括对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文化价值、环境影响和社会效应的主观判断。从理论角度来看，个体的行为态度通常是基于对行为后果的认知评估。如果社区居民认为参与乡村旅游能够带来积极的个人和社区层面的结果，如增加收入、保护文化遗产、改善基础设施或提升社区形象，他们将更有可能持有积极的行为态度。从逻辑上看，社区居民的积极行为态度会增强他们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当居民相信参与旅游活动的益处时，他们便可能支持并投身其中。这种积极态度可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如开办民宿、参与旅游服务或支持旅游推广活动。积极的行为态度还可能通过口碑传播，影响其他社区居民的态度和意向，

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集体行动趋势。有研究显示,居民对旅游利益的感知越正面,其参与旅游发展的意向越强烈^[76]。社区居民的行为态度是基于对乡村旅游潜在后果的认知评估和情感体验。积极的行为态度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并通过社会互动影响他人,形成积极的社区参与氛围。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 社区居民的行为态度对其参与乡村旅游意向产生积极影响。

3. 知觉行为控制、参与意向与行为态度

在乡村旅游背景下,知觉行为控制涉及社区居民对于参与旅游活动所需时间、金钱、信息、技能以及其他资源的感知可用性。当社区居民认为自己有能力克服参与乡村旅游的潜在障碍时,他们更有可能形成积极的参与意向。这种控制感可以来源于对个人能力的信心、对必要资源的访问权限,或是对旅游活动流程的熟悉度。如果居民感到自己有足够的信息、技能和资源来参与旅游活动,他们对参与自我效能感会提高,从而更愿意采取行动。相关研究表明,当个体可以决定是否执行特定行为时,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必不可少的机会和资源等非动机因素的获得,如时间、金钱、技能、与他人的合作等^[77]。居民对于旅游活动的控制感越强,他们的参与意向也越强。知觉行为控制通过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我效能感和减少参与障碍,对其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产生积极影响。社区的支持和资源的可用性是提高居民知觉行为控制的关键因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积极的行为意向。

如前所述,知觉行为控制涉及个体对自己执行特定行为能力的感知。当社区居民感知到自己拥有必要的资源和能力来参与乡村旅游时,他们的行为态度往往更为积极。这种积极态度源于对参与过程的自信和对成功的预期。如果居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去参与旅游活动,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拥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来提供旅游服务,他们就更有可能会对参与乡村旅游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社区的支持和资源的可用性在提高知觉行为控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提供培训、信息和资金支持来增强居民自我效能感,从而提高居民的知觉行为控制。在乡村旅游的情境中,居民如果感到有能力管理与旅游相关的事务,他

们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就会更积极。相关研究也指出知觉行为控制是低碳旅游行为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78]。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觉行为控制会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产生积极影响。

H3a：知觉行为控制会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行为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4. 地方依恋、参与意向与行为态度

在乡村旅游的情境中，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可能源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文化认同、历史联系或个人经历。从理论角度看，地方依恋能够增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参与意向，因为它与个体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密切相关。居民对地方的强烈依恋可能驱使他们更愿意投身于旅游活动，以维护和提升他们所依恋地方的形象和福祉^[72]。从逻辑上看，地方依恋通过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责任感和保护欲，促进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旅游。通过参与旅游活动，他们能够为社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当居民对某地有强烈的依恋时，他们更可能形成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因为他们希望保护和促进这个地方的利益。相关研究表明，对地方的强烈依恋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支持和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意向^[45]；陈武强等通过对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行为意向有正向影响^[79]。居民对地方的情感依恋促使他们更愿意参与到旅游规划和管理中，以确保旅游活动与社区的价值观和期望相符。

如前所述，地方依恋是指个体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能够激发个体对地方的保护和维护愿望。当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地有深厚的情感依赖时，他们更可能对乡村旅游持积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旅游活动是展示和保护他们所爱地方的一种方式。这种情感联系促使居民愿意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以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持地方的独特性。地方依恋能够增强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正面感知，因为它与居民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密切相关。居民可能会将乡村旅游视为分享他们的地方故事和文化价值的机会，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自豪感。Goudy 和 Lankford 等发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正向感知呈正向关系，与旅游负面感知的关系不显著^[80]。Choong—Ki 的多案例研究显示，居民旅游感知越积极的社区，其居民地方依恋程度就越较高，对旅游的支持度更明显^[81]。唐文跃

等的研究也表明社区居民的地方依恋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2]。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4：地方依恋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产生积极影响。

H4a：地方依恋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行为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5. 社会资本、参与意向与行为态度

在乡村旅游背景下，社会资本通过增强社区成员间的联系和信任，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网络、信任、互惠和规范）为居民提供了参与乡村旅游的资源和支持系统。社区内的紧密网络使得信息流通更加迅速有效，增强了居民对旅游相关机遇的认识和理解^[33]。信任和互惠规范降低了合作的风险，鼓励居民相互支持，共同参与旅游项目^[83]。社会资本的增强意味着居民更有可能感知到参与乡村旅游的益处，如经济收入、社区发展和文化传承，这种感知增加了他们参与旅游活动的意愿。社会资本还能够通过提高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增强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控制感和效能感，从而激发他们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武照亮 等在关于鄱阳湖区居民湿地保护意愿的研究中证实，湖区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湿地保护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4]。可见，社会资本通过提供网络资源、增强信任和互惠、以及促进集体行动，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产生积极影响。社区内的紧密联系和合作精神为居民提供了参与旅游活动的动机和信心，从而促进了他们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

如前所述，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群体间存在的网络、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行为。在乡村旅游背景下，社区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体现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居民对旅游活动的积极态度。通过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社会资本为居民提供参与旅游活动的动机和资源。信任能够降低合作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居民更愿意参与旅游活动。互惠规范鼓励居民相互支持，共同为旅游活动的成功贡献力量。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更有可能形成共同的目标和行动计划，这包括对乡村旅游的支持和发展。社区网络的存在为居民提供了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的平台，这有助于形成对旅游活动的共识和支持。当居民感觉自己是社区发展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行动能够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时，他们更可能对旅游活动持积

极态度，并愿意为之贡献。社区的网络、互惠规范和合作精神为居民提供了参与旅游活动的动机和资源，从而促进了积极行为态度的形成。相关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会通过影响公众的行为态度正向影响其参与行为^[85]。基于上文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5：社会资本会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向产生积极影响。

H5a：社会资本会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行为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6. 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态度除了直接影响行为意向，还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在其他变量与参与旅游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首先，在乡村旅游情景中，当社区居民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的支持和鼓励时，他们可能会形成更积极的态度，这种由主观规范塑造的积极态度会强化其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相关研究也表明，行为态度在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86][87]}。其次，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个体对自己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的认知，当社区居民认为自己具备参与乡村旅游所需的能力、资源和机会时，他们的知觉行为控制水平较高，对参与乡村旅游的态度会变得更加积极，从而增强他们实际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相关研究指出行为态度在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88][89][90][91]}。第三，当社区居民对其所居住的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感时，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维护社区利益的行为会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态度不仅源于对地方的深厚情感，也基于对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地方经济和文化振兴的认知评估。当居民的地方依恋感增强时，他们对参与乡村旅游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这会增强他们实际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92][93]}。第四，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其对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具有显著影响。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和紧密联系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意愿，这种合作意愿不仅有助于社区整体的和谐发展，还能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游活动的积极态度。积极的行为态度会进一步强化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意向。郭禹辰等发现社会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居民参与意向，还会通过影响居民的行为态度间接影响其参与意向^[85]。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a：行为态度在主观规范对参与旅游意向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6b: 行为态度在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旅游意向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6c: 行为态度在地方依恋对参与旅游意向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6d: 行为态度在社会资本对参与旅游意向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及研究假设, 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 (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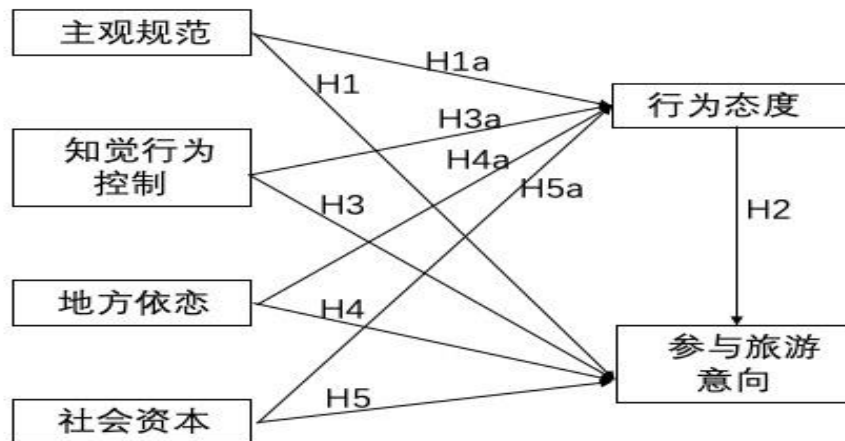


图 3-1 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影响机制模型

四、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概况

遵义市桐梓县作为“黔北门户”，素有天然“氧吧”之称。它以独特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优势深受重庆游客的青睐。自 2005 年重庆游客大量涌入桐梓以后，桐梓县避暑乡村旅游得到了长足发展，2010 年桐梓县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称号。山堡社区距离桐梓县城 24 公里，面积 15.4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1350 米，年平均气温 18℃，耕地面积 0.5 万亩，林地面积 1.8 万亩，森林覆盖率 78%，负氧离子含量平均为 6000 个/cm³。山堡社区独有的气候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使其成为桐梓县乡村旅游示范基地，曾多次荣获国家、省市荣誉称号。因此，笔者将桐梓县九坝镇的山堡社区作为案例地进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

1. 案例地资源禀赋情况

本文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分类方法，对山堡社区旅游资源类别进行划分。由表4-1可见，山堡社区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广阔前景。辖区自然资源有以奇峰、幽峡、密林、清潭、飞瀑著称的钟山峡自然风景区，避暑康养绝佳之选的二台子万亩方竹林，寓意深远的千年鸳鸯红豆杉，如诗如画的冬日雪景、翠绿千坪的高山草甸，鳖虾游走的魔幻滩等。历史文化资源有20万年前古人类遗址，娄山关战斗指挥所，桐梓九坝场中革军委指挥部旧址，黔北农民起义领袖杨龙喜捧土筑台等。此外，山堡社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

2. 案例地乡村旅游发展基本情况

（1）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山堡社区对乡村旅游产业进行科学、系统、立体规划，高区位康养，中区位游客服务，下区位发展旅游产品。以“黔渝旅游重镇”为目标，打造“黔渝融合样板”，着重发展九龙盛宴、红豆杉月下评书、指挥所伴月品茗、锦天夜宵美食、高山草甸寻宝、兴茂篝火畅情、星空草地露营、红色

表 4-1 旅游资源类型分类表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A 地文景观	AA 综合自然旅游地	AAA 山丘型旅游地	规划区北部成片山丘
		AAB 谷地型旅游地	钟山峡
	AC 地质地貌过程行迹	ACA 凸峰	钟山峡峡谷两侧均有
		ACB 独峰	钟山峡峡谷两侧均有
		ACC 峰丛	桃园三结义等
	AC 地质地貌过程行迹	ACE 奇特与象形山石	雄鹰展翅、双子佛、骆驼峰等
		ACF 岩壁与岩缝	一线天等
		ACL 岩石洞与岩穴	天生桥、大槽处 200 米长岩石洞
B 水域风光	BB 天然湖泊与池沼	BBC 潭池	龙舌潭瀑布、勾状瀑布
	BC 瀑布	BCA 悬瀑	钟山峡峡谷内有三处
		BCB 跌水	分布于钟山峡峡谷内
C 生物景观	CA 树木	CAA 林地	长征林场、方竹林
		CAB 丛树	火棘丛
		CAC 独树	红豆杉等
	CB 草原与草地	CBA 草地	大槽处高山草甸
		CDA 水生动物栖息地	钟山峡、篆水坪水库
	CD 野生动物栖息地	CDB 陆地动物栖息地	西部和北部山林中
CDC 鸟类栖息地		西部和北部山林中	
D 天象与气候景观	DB 天气与气候现象	DBA 云雾多发区	西部和北部山区
		DBB 避暑气候地	全区气候都适宜避暑
E 遗址古籍	EA 史前人类活动地	EAA 人类活动地遗址	岩灰洞
	EB 社会文化遗址遗迹	EBB 军事遗址与古战场	毛泽东娄山关战斗指挥所、杨龙喜点将台
F 建筑与设施	FA 综合人文旅游地	FAG 社会与商贸活动场所	锦天商业街
	FG 水工建筑	FGA 水库观光游憩区段	篆水坪水库
G 旅游商品	GA 地方旅游商品	GAB 农林畜产品与制品	方竹笋、土鸡蛋、鹅蛋、熏制品
		GAD 中草药材及制品	天麻、杜仲、天冬、竹荪
H 人文活动	HA 人事记录	HAA 人物	杨龙喜等
		HAB 事件	红军出征两过九坝、娄山关战役、杨龙喜起义
	HC 民间习俗	HCA 地方风俗与民间礼仪	寿庆、建房、乔迁、开张等都有独有风俗
		HCB 民间节庆	打扬尘、九龙盛宴、采笋节
		HCE 宗教活动	祭祀马王庙、牛王庙，赶庙会等
		HCF 庙会与民间集会	太阳会、山王会、香会等
		HCG 饮食习俗	米豆酸菜、菜豆花、方竹笋
数量统计			
8 主类	15 亚类	33 基本类型	63 资源单体
注：来源于九坝镇政府资料			

主题活动、天然氧吧体验等。从 2012 年至 2018 年的六年时间里，桐梓县政府和九坝镇镇府先后制定了《贵州桐梓九坝生态休闲度假区总体规划》、《贵州省桐梓县九坝镇山地城镇化战略布局规划》、《贵州省桐梓县九坝镇规划（2014—2030 年）》、《桐梓九坝乡村旅游发展重点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桐梓县九坝镇总体规划（2016—2030）》、《桐梓县竹海公园规划》等 6 个方案，方案指出山堡社区要大力发展乡村避暑度假旅游产业，进行特色蔬菜等农作物种植，集中打造成高品质的休闲避暑养生胜地，带动天池—山堡—黄河沟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依托二台子万亩方竹林海，打造以竹文化为主线，竹景观为载体的竹海公园等内容。

（2）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成效。社区旅游基础设施配备完善，能够满足游客需求。截至 2022 年 12 月，已建成游客服务中心 450 平方米、旅游步道 32.5 公里、民宿 488 家、锦天广场 2000 平方米、旅游厕所 8 间（其中星级厕所 3 间，生态厕所 5 间）、图书室 2 间、乡愁馆、中医馆、商业街、体育公园、兴茂国际旅游度假区等，并且还修缮长征步道 40 余公里。解决了社区居民就业问题，促进了社区经济增长。2022 年，山堡社区经济年收入 12039.28 万元，其中旅游年收入为 8165.2 万元，年接待旅游人次达 184.23 万，全村就业总人数 1791 人，旅游从业人数 1046 人（其中本村村民人数达 993），村民人均年收入 34785.56 元，旅游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 78061.2 元，村民人均从旅游业中获得年收入 23592 元，社区拥有创业单位 72 家，旅游地产企业 3 家，民宿 488 家，停车位 20350 个。此外，社区还特别重视品牌建设，并取得了系列成绩。山堡社区乡村旅游产业起步于 2006 年，历经十余年发展，迎接县内外考察学习 300 余次，举办县级以上重大活动 60 余场（包含：2019 年遵义市第十一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全省乡村旅游产业贡献丰富的经验和做法。先后获得了“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新时代中国最美乡村”、“中英绿色低碳小镇”、“贵州省森林村寨”、“贵州省卫生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多项荣誉称号。山堡社区逐步凝聚一批地方特色美食、传统文化表演、周末漫游享受、康养纳凉体验等项目，其“云上九坝、康养胜地”的美名享誉西南。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95310214324012101>